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倒影里的故乡

【局域网】

乡村舞狮人

□张儒学

这几天，王么爷的院子又热闹起来，他带着徒弟们正在操练舞狮，好在正月给乡亲们表演。

在老家，王么爷是出了名的舞狮人。凡村里的婚丧嫁娶、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和徒弟们去表演。他拜师学过舞狮技艺，水平很专业的。可舞狮毕竟是业余爱好，他平时在家干活，也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。可舞狮时，仿佛就变成了大家心中的“大明星”。

舞狮是王么爷的专长，只要舞起狮来，不但自己进入了角色，也将观众带入了欢乐的境界。王么爷扮的角色是和尚，他本来个子矮还有些微胖，别说舞狮时戴上笑和尚面具，就是平时他总是剃个光头也和尚有几分相像。村里人都熟悉王么爷，也知道他舞狮时扮和尚，就半天玩笑叫他“笑和尚”，他也不生气；有时，小徒弟学着他的动作在他面前卖弄，他也马上表演起来，逗得小孩们哈哈大笑。

舞狮是不能一个人能完成的，所以王么爷有一帮徒弟。他平时说话笑嘻嘻的，可在徒弟面前十分严肃，要求也严。舞狮虽然不能谋生，但也算一门手艺。以前，徒弟们在家干农活，组织起来也方便，随喊随到。现在，有的徒弟出去打工了，但只要有人请，他就组织在家的徒弟，哪怕一人演多个角色，也一样表演得精彩好看。

只有过年时，在外面打工的徒弟们都回来了。不管在外面混得有多好，可他们似乎都像王么爷一样热爱舞狮表演。王么爷便组织徒弟们在院坝里努力操练，那些动作跟在台上表演一样精细到位。有时为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他认真地教，还会大声骂徒弟笨，说什么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“练狮不练步，等于房子没有柱”“狮舞，舞的是心，传的是情，我们不仅要让狮子活起来，更要让这年欢乐起来……”这些话让徒弟们信服，于是就加紧练习。

虽然现在家家有电视，也有镇上的演出队经常下乡演出，可大伙儿似乎还是对舞狮队更加喜爱。凡村里哪家嫁闺女，哪家结婚娶儿媳妇，哪家做生意，都要请他们……只要舞狮的人一到，敲锣打鼓真是热闹，连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山里人都跑出来凑热闹，哪怕这些舞狮队几十年都没有翻新的节目，但在山里人心中，就是好看，就是比电视里那些大明星唱唱跳跳看起来更亲切。

除了婚丧嫁娶，表演舞狮最忙的是正月。从正月初一开始，王么爷一直要表演到十五晚上才结束。在家家户户挂起红灯笼、欢欢喜喜迎接新年到来时，他便和徒弟们敲锣打鼓一家一户去表演，俗称拜年。在他们后面总是跟着一队长长的看热闹的人。在一些宽敞的院子里，会放几张桌子或高举一根竹竿，让舞狮人尽情地表演，让平时寂静的小院充满着笑声和欢乐。

王么爷表演笑和尚，他戴着大大的有些夸张也画得花花绿绿的面具，穿着一件大大的黄色衣服，在锣鼓声中，迈着丁字步，手中摇着两把鹅毛扇，那娴熟而搞笑的动作，让在场观看的人笑得合不拢嘴。最精彩的表演往往是和观众的互动，欢呼声、鞭炮声、锣鼓声交织在一起，把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让王么爷自豪的去年正月初一，县里举行全县舞狮大赛，他带着徒弟们在家里操练了好多天，乘车去了县城，主办方还为他们在县城的大酒店安排了吃住，这让他和徒弟们感到无比高兴，因为从未住过这么高档的酒店。在第二天的比赛中，他们表演的舞狮获得全县比赛二等奖，虽然奖金不多，但那大红的奖状让王么爷兴奋不已。王么爷时不时拿出奖状在徒弟面前展示，并说：“说不定哪年呀，我还要带你们去省里、去北京参加比赛，到时让你们也去住一下省城和北京的大酒店呢。”

每年春节，因为有王么爷的舞狮队出现，那激烈的锣鼓声和观众的叫好声在山村里回荡，故乡的年味总变得浓浓的。

(本文为重庆市作协会员)

□巩本勇

河渠纵横，诸水汇归，枕水之地的马踏湖是我的故乡。散居在湖区的十几个村庄，均匀地分布着。这里的农家有的一面临水，有的两面临水，有的三面临水，还有的被水团团包围着。自横的木船，悠然停在农家周围的码头。这里的人和木船有着不解之缘，他们下湖捕鱼捉蟹、放鹅放鸭、侍弄蒲苇以及台田上的庄稼都用木船。出生在湖区的人，虽然在县城生活了三十多年，但还是保留着一些水乡人的习性。

每次回到老家，岸边柳树和房屋在水中的倒影，常常让我想起童年的故乡。

芦苇荡里驶出一只小船，小船像离弦的箭，先是觅食的野鸭腾空而起，紧跟着着雀惊叫不停。撑船的是位中年男子，动作娴熟，地道的湖区人。小船驶到捕鱼区，只见他用力一搏，小船立即停下来。中年男子捞起鱼篓，打开后盖，往船梁上一磕，大鱼小鱼活蹦乱跳。小孩子蹲在船上，只有捡鱼的份了。湖水在彩虹映衬下，扯出父与子一幅捕鱼的水乡画面……这是小时候的我和父亲。

我从小在河湾里摸爬滚打，对水一向是情有独钟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家门前是一个大湾，那时的水清澈见底，成群的鱼儿围着光屁股的孩子们嬉戏。大湾的西南角有一座石头桥，每到夏天，这里成了我们的乐园。不论午后，还是周末，到了石头桥，我们就会用最快速度脱光衣服，赤裸相对，跳进水中，打打闹闹。这还不过瘾，我们就玩起了跳水。跳水的历史非常久远，从人类掌握游泳技能后，就有了简单的跳水活动。在马踏湖，孩子们经常玩跳水，尽管老师罚站、家长担心……我们仍一个个排队，轮流从桥上跳入水中。先是双脚先入水，后来有了更大难度的头先入水，难度系数不亚于跳水运动员。当然，跳水要看水的深浅，水深的话要先入水好，这样可以减少对头部的冲击；水浅的话肯定是要双脚先落。跳水尽管有危险，但对于从小在湖区长大的孩子来说，没那么矫情。

马踏湖两千多条水路，又叫船道，南北走向的主船道也就十几条。从鱼龙湾大桥通到预备河的这条河道是古船道，也是湖区最宽最长的。1978年，鱼龙湾村在此处改建了鱼龙湾大桥，此桥不仅具有桓台县北部村庄第一桥的规模，还显现着“水从鱼龙湾中过，人在卧龙背上行”的文化意蕴。有农户居住的主船道两旁，种有垂柳，粗的腰一样粗，细的腿一样细。所有的船道几乎都有桥，有的还不止一座。这些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、材质不同的桥，与水中倒影相映，形成一道道独特的风景。

马踏湖的桥，不仅是一个指引，更是一种标志。96平方公里的湖区，有木桥、板桥；有泥土桥、木板桥；有石拱桥、钢混桥等。我们给它冠名桥湖，一点也不夸张。马踏湖区的拱桥有石拱、砖拱和木拱之分，其中砖拱、木拱已不多见。常见的石拱桥，又有单拱、双拱、多拱之分，拱的多少视河的宽度而定。一般正中的拱特别高大，两边的拱略小。依拱的形状，又有五边、半圆、尖拱、坦拱之分。石拱桥一般水中部分用石头垒砌，桥面铺石板，混凝土浇灌，桥边有石栏杆。马踏湖区的石拱桥以单拱居多，跨度、宽度不一，为了进出的小船方便。半圆石拱桥倒映在水中，成为一个圆，影像变得很美，如果有月亮，水中的倒影更美。

鱼龙湾最东边的水路叫官庄沟，往北与环湖路接壤处新修了一处三孔石拱桥。再往北走，就到了预备河。预备河在桓台县境内长8公里，流域面积122.2平方公里，是马踏湖区排水的主要出口。沿着预备河环湖公路往西走，可见两座水闸。这两座水闸，年代久远，已经弃之不用，只作为古桥梁遗迹保留于此。水闸映在河中，苍老的容貌，可见那时它们经历了多少沧桑。

水面上的倒影，常常呈现出一种迷人的对称美。鱼龙湾主船道往北一公里有村里的教堂，不远处的一座老宅是土坯房子，年代久远。一棵高高的杨树梢上有一个喜鹊窝，喜鹊起起落落，仿佛忽略了主人的存在。我想到故乡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乡的鸟类。头顶凤冠，脚踏水面，嘴衔水草，直立水中，这种姿态优美的水鸟叫做凤头鸊鷉。震旦鸭是特有的珍稀鸟种，如今马踏湖的震旦鸭也从“稀客”逐渐成为

为“常住居民”。除了凤头鸊鷉、震旦鸭，还有白鹭、白鹤、苍鹭、水鸭……麻雀称为“臣子”“家臣子”，苇雀就是大苇莺，湖区人“叫喳喳栖子”。鸟儿的羽毛非常美丽，它们有时像故意似的，侧着脑袋，不停地欣赏映在水里的影子。在故乡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鸟类飞行穿梭。这些鸟叫声都是埋藏在我记忆深处最熟悉的也是最美好的声音。

马踏湖的湖注深处，鱼龙湾村称为大北里。近两万亩的芦苇地里，怎么知道自家苇地的位置？很简单，湖区人自己有传统的地块认识法，他们习惯叫的土名多了去了。八分地、六亩地、三十亩地，这是地名；上十五，下十五，这是地名；园子地、官司地、李家台子，这是地名；滩子地、草顶子、嘴咕窝，还是地名……只要下坡“薅苇子”、收割芦苇，看看藕塘鱼塘，一说这些土地名，湖区人熟稔于心，保准走不差。

离开住户往北走，就是芦苇荡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自然万物大多有自己的味道，草香、花香、荷香……都会使人神清气爽。故乡的芦苇荡就是湖区人生活的日常，我们童年的游戏都是围绕芦苇荡展开的：拔谷苗、挖荸荠、找野菜、捉野鸭、掏鸟窝、捡拾鸭蛋……

阳春三月，马踏湖的芦苇一节节地长高，鲜嫩的苇叶开始绽开。到了暮春时节雨水较多，芦苇长到两米多高。芦苇地里有很多野生植物，如瓜拉秧、车辙子草、狗尾草、野豆子、菟丝子、茅草、白蓬草、青青菜、曲曲菜、灰菜等。其中有些藤蔓植物，顺着苇秆往上爬，把附近的芦苇紧紧缠绕在一起。如果不提前拔掉，它们会把芦苇缠折。所以隔一段时间要去苇地里拔草，我们称之为“薅苇子”。芦苇叶卷成喇叭，可以吹出或粗犷或尖利的声音；把芦苇叶和柳条围成圈戴在头上，钻进芦苇荡，可以捉迷藏。芦苇荡，就是我的童年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菜园子，队长安排专人施种，隔几天就给村民分一次菜。那时候，生产队里没有大棚，只能吃季节菜。洋柿子(西红柿)是稀罕物，勤劳的父亲不知从哪里学来了保存的办法。他准备了十几个盐水瓶，把洋柿子切成碎块，满满当当地塞进去，等到春节拿出来招待客人，洋柿子的口感也没有变。

说起洋柿子，我想起了疼爱我的奶奶。奶奶知道我喜欢吃洋柿子，每次生产队里分菜，她都把洋柿子藏起来给我慢慢吃。1979年，奶奶积劳成疾患了乳腺癌，奶奶躺在炕上，身上盖着薄被，不停地呻吟着，有时会大声叫起来，病痛把奶奶折磨得不成样子。从奶奶坚强的喊叫声中，我听得出来，那是奶奶对生活的留恋，对儿女们的挂牵。奶奶去世的时候，年仅54岁，我正读小学一年级。我对奶奶的思念，如故乡河湾里的水，涓细却又绵长。

湖区人习惯把捕鱼称作“拿鱼”，他们招待客人用的鱼和饭馆里用的鱼，都是就地取材。云南有“无鱼不成席”之说，鱼龙湾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叫“无鱼不成饭”。湖区菜最有名的有辣炒鱼杂、鳞炸鲫鱼、蒲白黄鳝鱼、西红柿炖泥鳅、醋沏小鱼、笨鸭炖藕、炸荷花、莲子羹、糖拌花下藕等。其中，最名贵的菜是嘎牙鱼，也叫三针鱼，这是马踏湖价格最高、味道最好、营养丰富的一种鱼类。这里的酒席对鱼特别讲究，当把鱼端上来的时候，头要朝东，这叫做“鱼入东海”，鱼头和鱼尾方向的客人必须要喝酒。马踏湖砸鱼汤是最有名的，酒席上经常上一道葱油鲤鱼，客人吃了之后，剩下的鱼头鱼骨，就要端到后厨去砸鱼汤。小鱼面糊子更是湖区人的最爱，他们先用红辣椒炆锅，放入水，烧开后，再放进小鱼滚锅，熟了之后，把面糊倒进去，最后放入香菜，香椿或者蒜末也可。老少爷们不光会吃鱼，喝酒劝酒也是高手，每逢客人一到，他们轮番上阵，不让客人喝够决不罢休。

飘渺无边的云雾，牛毛细织的细雨，巍峨壮观的瀑布，烟波浩渺的湖泊，奔腾不息的江河……水的存在有万千形式。故乡的水和故乡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性，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洼里人质朴而倔强的血液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非常自觉地说是洼里人，因为我的根在故乡。

每逢回老家，我都会到桥上走一走。我伫立在桥上，河水静静地，缓缓地，人和景是那般清晰光洁。

倒影里的故乡，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故乡变得越来越远的时候，我想念的人和事物却越来越多。

(本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淄博市作协副主席)